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

黃報

社址北京宣外大街

電話南局一百七十號

本報今日一大張

第一千五百二十三號

◉定報價格

△本埠零售銅元八枚
△派送每月大洋七角半年四元全年大洋七元八角
△外埠逐日寄每月大洋八角半年四元五角全年大洋八元
△歐美各國每月大洋一元三角半年大洋七元五角全年大洋十四元八角

◉廣告刊例

一日至三日每日每字洋一分二厘
日洋一分半月每日每字洋八厘一百字起碼
封面加倍特別及長期另議

要聞

顏內閣壽終正寢（本報特訊）

△天津會議昨午閉幕
△新內閣由吳子玉推人
△國會問題暫行保留
△張其鍠即返保報告
△孫寶琦有組閣希望

昨晚十一時本報天津分社電話報告。吳張代表在津舉行預備會議。業經三日。本日（即昨日）乃完全結束。對於時局各項問題。議決如次。

（一）不承認顏內閣復職。促顏即日取銷總理地位。

（二）新內閣由吳子玉方面推人組織。奉方不參加意見。但閣員分配。屬於事實問題。

（三）對西北軍事。合作到底。另擬有具體計劃。

（四）國會問題。暫行保留。俟軍事結束後。再議解決方法。

上項議決。經吳張四代表同意。張其鍠擬昨晚或今晨回保報告。吳子玉張雨亭之來京會面日期。須俟張返保後始能決定。直方對於新任內閣總理之人選。頗屬意於孫寶琦。外傳顧維鈞之說。毫無影響云。

天津會議情形之另一報告

△北京外人所傳消息如此

張吳代表在津會議之情形。已如另條本報駐津專員電話之所報告。昨日北京外人所得之消息。略有不同。誌之如左。前晚張雨亭宴請張其鍠張志潭等。楊宇霆鄭謙張景惠作陪。張其鍠曾表示法律政治兩問題。既在預備會議席上不能得有要領。擬自本日（即昨日）一度會議告一結束後。本人即回保復命。一切將來事宜。並願雨帥與玉帥當面解決。總之吳玉帥對於憲法閣問題之意見。亦祇認爲一種主張。並非必如此辦去不可云云。昨日奉直代表之會議。遂進一步而爲下列之決定。（一）使顏閣自動辭職。其繼任總理由吳系選任。奉派決不參加。總理一席。或當由張志潭顧維鈞孫寶琦中擇一任命。（二）解散國會。另按照民國元年約法改選議員。俾由新國會選舉總統。（三）憲法問題。因雙方之主張背馳。終難一致。決保留至軍事結束後。再召集全國代表會議取決。（四）軍事問題。即共調集軍隊三十萬名。從事討伐國民軍。而以李景林任總司令。田維勤任前敵總司令。其軍費由國庫及各軍各分籌半數。以期澈底的掃蕩赤軍。上項辦法將由吳方代表孔昭炎于昨晚由津赴保向吳報告。請予承認云。

張宗昌今晚由魯起程

△明日辰即可到天津
△定期銷燬軍用票

本報昨晚接天津電話。張宗昌定於十二晚（即今晚）由濟南起程。後日晨（即明晨）當可到津。張之此來。係奉張雨亭電召。對於時局及軍事各問題有所協商云。又濟南十日電訊。張宗昌蒸（十日）早由洛口赴十里堡。參與黃河堵口落成禮。張又新定收回軍用票辦法。自六月起。每月收回一百二十萬。隨時銷燬。至本年十二月止。完全收回。張並向銀行界接洽端節借款。已得銀行界同意。連同省銀行担任三十萬。如東萊。中國。交通。山東。商業。山左。道生。泰豐。實業。大陸。通豐等十一家。共一百零四萬。林省長以軍用票市價已超過八折。十日召集商界要人會議。請設法恢復物價原狀。以示調劑云。☆☆☆

一帆風順之討赤軍訊

△前線擒獲國軍偵探
△吳子玉望各軍迅速進攻
△各路軍隊行程之雜報
△晉軍之三道防線
△大同久在晉軍手中
△西北軍尚欲宣傳乎
△端陽節將下總攻擊令

討赤一事。爲吳張兩方所同具之志願。日來調兵遣將。攻擊令雖尚未即下。而各路消息。無一不予討赤軍以便利。則爲至可慶慰之事。吳子玉於十日有電致各方將領。報告前敵抓獲西北軍偵探。供稱南口僅有敵軍一師一旅。大部在大同。並盼分飭各部。迅速進攻。原文如次。天津張雨帥太原閻百帥勛鑒。天津李芳帥。張軍團長。褚總司令。濟南張效帥北京譚總司令。保定齊副司令。王總司令少箴。涿州王總司令奚予。長辛店田總司令鑒。頃接王總指揮佳電。稱敵路派去密探報稱。敵之便衣隊。時在馬池口埤念驢及昌平一帶出沒。被我鐵甲車擊退。據抓獲敵探程士元供稱。年二十三歲。太原府人。在國民騎兵團一營二連當兵。團長姓蕭。連長何子彥。派我當偵探。記號是米黃銅制錢數枚。南口兵力約一師一旅。每連槍有五十多枝。大部隊在大同等語。我鐵甲車在昌平沙河間活動警戒。特電稟聞等語。常此特達。即盼分飭各部。迅速進攻爲要。吳佩孚蒸（十日）印。各路討赤軍隊。日來紛紛開抵前線。田維勤軍開到防地者。已有四萬餘人。據長辛店電話。田已奉吳佩孚命令。派充前線總指揮。其所部全軍。自八日起。分三批出發。第一批爲二十二混成旅。由旅長張萬信率領。作爲前鋒隊。現已越過王平口。昨晚可抵磐山堡。第二批爲補充第三混成旅。由旅長陳增榮率領。于昨日上午十時。開抵西直門車站。略事休息。並購置一切應用物品。隨于當晚六時。仍乘原車。開赴門頭溝。第三批爲陸軍第二十師。陸軍第二十一混成旅。及補充第二旅第四旅等。由田氏本人親自率領。定今日（十二）下午。從長辛店向前方進發。其後方援應以及輸送事宜。經由呈准吳佩孚。暫由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紀元林担任。並代理秦甯鎮守使職務。以專責成。由軍之長城號鐵甲車一輛。十日由長辛店開往前方。昨據該隊長報告。已於當晚七時。安抵昌平。又據軍界消息。米國賢所部之軍隊現已開至琉璃河。不日即由門頭溝向南口進行加入前方。至田部之陳增榮旅向駐秦甯。現亦開至門頭溝。該旅平日以軍紀整肅著稱。陳在開拔時。尚有佳（九）電通告各方。其原文如左。（銜略）均鑒。增榮今春奉命。鎮守秦甯。此地山原關曠。政俗敦朴。但疲敝之後。百廢待舉。棉力所及。追還陵寢祭器。四千餘份。籌辦教育經費。亦差足維持現狀。材幹時艱。建樹毫無。所可告無罪者。即不加征地方一稅。不輕動官吏一人。不浪公家一錢。不苟民財一介。不妄伐山林樹木。不亂撈公物一絲。軍民契合。如家庭然。近因奉命率師於庚日啓行北上。移駐門頭溝。隨義師後。與赤虜相見。倉皇戎馬。望賜教言。陳增榮叩佳（九）印。此外據確實消息。魏益三部下軍隊。自奉吳子玉令進攻西北。業於前日（十日）起。分三路出動。開赴南路由保定附近。中路由徐水。北路由高碑店同時前進。馬吉第所部十五師。昨日亦由保定開抵徠源縣境之黑山店及堵崖驛。今日可達鐵岑關。其第一軍第二路總司令王爲蔚部奉令進攻。昨亦有通電報告所部前進情形。原電如次。（銜署）均鑒。敝路奉吳大帥命令進攻。涿鹿馬師於□齊（八日）由保向琢水集中。安旅於（八日）日由定與向良各莊集中。秦旅繼續向易縣集中。杜旅業抵易縣。其先發部隊。分向馬木口大河南搜索前進。並令馬師派隊經虎過莊羅樹窰向龍門口前進。現各部動員。將次完竣。蔚擬日內移駐易縣。以便指揮一切。知關廑念。謹先電聞。第一軍第二路總司令王爲蔚灰（十日）午印。關於晉北戰事。據某方面消息。閻錫山因奉直兩方面對於西北。正在積極準備夾擊之前。乃決定在其未總攻擊之前。暫取守勢。故晉北沿邊一帶。目下戰事甚爲沉寂。晉軍爲布置周密計。已設防線三道。第一道爲陽高。天鎮左雲右玉大同。第二道爲渾源懷仁。應縣朔縣。第三道爲雁門關。又據某社太原特訊。則謂大同戰事。日來甚形激烈。晉閻令商震等改守爲攻。甚爲得手。大同失守一節。據晉軍方面消息。確有此事。但早於上月三十一日克復。現在國軍僅將大同車站佔據。迄未入城。且該城城垣高峻。尤不易輕於闖進。目下國民軍前隊。仍屯紮大同城外最低方面之車站。與晉軍互相對峙云。西北軍於此種危困情形之下。亦自知圖晉不易。故張之江召集各將領於七八兩日在督辦公署開秘密軍事會議、決定對晉軍事。取緩進方針。必俟各路軍隊佈置就緒。再施總攻擊。暫不急進。又因此次八面應戰。損失甚大。軍額之補充。極爲重要。特在綏遠計畫兩省區實行徵兵三萬。大縣四百。中縣三百。小縣二百。迄現在止應徵者尚屬寥寥。西北當局特決定改徵爲募。以期早日召成三萬人以便補充。但據西北督辦公署宣稱。謂晉北戰爭。四五六日最爲激烈。國軍前線。已進抵雁門關。代州不日可下。西路別動隊已越偏關。晉軍被俘擄者約有兩千八百人。張垣誠實等旅館駐有八百人。並聞西北軍正分三軍進攻雁門關。中路以鹿鍾麟爲總指揮。由肥村王家阜山陰寧處前進。西路以宋哲元爲總指揮。經懷仁胡家口安東峪繞河陽堡前進。東路以弓富魁爲總指揮。由四十里鋪三十里鋪三嶺等處渡渾河。經大羅鎮。廣武前進。自前日（十日）起。已開始動員云。其關門造謠。作掩耳盜鈴之宣傳。眞不值識者一哂也。據某軍事機關所得報告。吳佩孚派往南口方面之各部隊。五日內可一律調集佈置就緒。七日內會同奉聯軍施行總攻擊。至遲在端節日可以下令之說。端陽日鍾馗大吃小鬼。果於此日下令討赤。則赤化小鬼將無噍類矣。

劉鎮華逝世說

某使館消息。劉鎮華業於數日前在陝逝世。戰死或病亡。原因未詳云云。按劉氏近日在陝。包圍西安。軍事頗稱得手。上說是否片面空氣。姑誌之以待証實。又某方面消息。柴雲陞師長亦有逝世之說云。☆☆☆

陝軍進擾晉南

△赤亞武部丁旅
△已在夾旬渡開火

陝西赤亞武部丁增宰一旅。約二千人。五日由臨山回追攻蒲州。旋經大慶關晉軍一團。奮力抵禦。丁部即退。至郃陽縣境。七日該部復由韓城攻入河津縣之夾旬渡。業與該地駐軍開火。☆☆☆

顧維鈞節前不就職

△三項大借款計畫雖失敗
△但已爲總理私人籌有款項

天津之張吳代表會議。對於內閣。既已決定重新改組。（詳見第一條）則近日各方盛傳顏閣。節前可以一度完成之希望。事實上似亦成爲泡影。因現距端節祇有二日。明日復爲星期日。照例不辦公。實際僅剩今日一日。閣議一層。當然不能開。秘書長係潤宇。昨晨雖有電到院。謂定今日回京。然亦不外報告奉直對現閣之最近主張也。至財顧之籌款計畫。昨日報載顧氏以華府會議所定奢侈品值百抽五之稅率。向某公司墊借二百六十萬磅一節。顧氏雖絕對否認其事。謂奢侈品稅率。現在用途尚未議定。決不能先自動用云云。但據調查。顧氏原定財政計畫。尚有三項。（一）以金融公債基之餘款。發行庫券六百萬。（二）向銀行界商借短期墊款三百萬。（三）在鹽餘項下將三四兩月份之餘款一百四十萬撥出。此三項辦法。顧氏初以爲可行。故有就職之準備。不料第一辦法。因牽涉九六公債。安格聯堅持不肯。遂歸失敗。第二辦法。銀行界因政府素無信實。若不以妥當之担保。實難從命。而在此萬端告竭之時。安有收入機關而供担保。故第二項辦法。亦歸失敗。第三辦法。又爲湖廣債款全數扣去。盡歸烏有。但聞顧之上述三項辦法。雖已失敗。然連日奔走。亦籌得過節費少許。現已將此款之一部分交於顏惠慶支配。其餘一部分。大約今明日亦可交到。而其本人仍絕對不就職云。☆☆☆☆

斬雲鵬決不離保

△吳許斬在鄭州就職

保定通訊。靳雲鵬免職後。吳左右要人恐靳不安。向吳進言。主張靳在鄭州就陝西督辦。即在鄭組織督署辦公。吳比允許。並擬電寇英傑幇同組織。靳得消息。即謁吳向吳婉言謝絕。吳左右迭以勸靳。靳終不爲動。並鄭重聲明。玉帥在保一日。本人決不離保他適云。

唐生智組織湘南政府

△葉開鑫部有退守說
△但唐部多向葉投誠

唐生智近日又有反攻勝利之說。但同時又傳其部下向葉投誠。茲分誌各電如下。十一日漢口電。葉（開鑫）軍退出衡山寶慶後。湘鄉攸縣易俗河三路。均取守勢。葉賀（耀祖）電孫（傳芳）吳（佩孚）請求。令趙回。請促趙回湘。同時各界亦電。又電。葉軍退守湘潭南三十里要衝。趙確已允回作調人。或留漢。決不赴湘。十日香港電。唐生智電告。組織湘南臨時政府。暫設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四處。漢口十日電。唐部各將領。自衡州電葉。提出輸誠條件。（一）唐生智自動下野。官勳財產均予保全。（二）唐部編爲一師三旅。移駐郴永阨防。（三）湘軍合力護省憲拒絕外侮。葉電賀耀祖徵求意見。賀主唐軍先讓衡州。容納一三條件。第二項各派代表在衡會議。十日香港電。蔣（介石）庚（八日）就組織部長。對湘贛事。認爲重大。就革軍總司令職後。擬以全力應付。李濟琛部葉團電。在茶陵與謝文炳部激戰獲勝。已佔茶陵。湘唐亦迭電告捷。當局將發表北伐指揮官。

唐之道舊部之逃竄

△魯張令徐軍長派兵剿辦
△並請王趙轉請保吳嚴堵

王夢弼李樂濱兩旅。本係唐之道舊部。前經王聘老趙次老再三向張督辦說項。請予收編。張督辦已情不可却。調駐德州桑園一帶。不料王李二人。野性難馴。竟於九日夜。向北分途逃竄。沿途滋擾。張督辦聞訊大怒。除電飭徐軍長源泉就近剿辦外。並電王聘老趙次老說明眞相。並請轉電吳玉帥。派隊協剿。原文如次。北京王聘老趙次老孫慕老熊秉老賜鑒。王夢弼李樂濱兩旅。原係唐之道舊部。經諸公囑予成全。始行收編。調駐德州桑園一帶。方冀投誠以後。加以訓練。可成節制之師。不料昨夕王夢弼竟率所部。向南宮冀州一帶逃竄。沿途扣車拉夫。騷擾不堪。並聲言歸附玉帥。李樂濱亦同時逃竄。此等叛逆之徒。實爲軍法所不容。已飭敝部徐軍長源泉。星夜馳往剿辦。勒令繳械。一面[illegible]派隊協同堵截痛剿。[illegible]颺。爲地方害。[illegible]切。專此專電馳陳。[illegible]裁。可否轉電玉帥飭[illegible]堵勦。萬勿收容。以[illegible]而杜後患。臨電不[illegible]即乞示復爲叩。[illegible]（十日）印。

張克瑤到漢

△全旅將開歸德

十一日上午二時三十分漢口電。張克瑤已到漢。該旅有將開歸德赴魯說。魚（六日）過漢者。僅係前隊。☆☆☆

加拉罕允撥俄款十五萬

△教育界仍要求全數撥付

國立九校教職員聯席會議正副主席。於昨日（十一日）上午十一時。至外部請求交涉俄款。當由顧參事接見。經查良釗等申述來意。略云現屆節端。京師教育經費。迄無着落。務請貴部向加拉罕切實磋商。將下存之二十四萬。全數撥付。以救眉急。顧答教育界之困苦。自屬實情。本部昨今兩日。已向加使方面。再三接洽。加使已允暫撥十五萬元。[illegible]日（今日）即可照撥[illegible]。查等退出後。當將上[illegible]報告校務討論會。[illegible]長。以十五萬之數。[illegible]事。各校長復於下午[illegible]外部。請將二十四萬[illegible]付。外部當派秘書[illegible]往交涉。但加拉罕[illegible]云。

列國目光全注二五附加稅

△東報所傳對關會之三種態度

據日本報紙載稱。關稅會議。列國間對於具體商議。雖已逐漸趨於一致。然因各國之根本利害不同。最高政策。不能一致。會議遂如墮入五里霧中。混沌複雜。不可究詰。即如關於華盛頓條約第三條之二五附加稅案。列方國面之草案。雖經擬定。而卒致最後之停頓者。實有如左之結果。蓋列國對該會議有三種之見解也。即（一）關稅會議。僅以二五附加稅之實施。作一結束。即認爲滿意者。（二）即照現時狀態。使會議葬於有耶無耶之中。雖僅二五附加稅之實施。亦不願實現。惟望從此擱置不復過問者。（三）不能僅於實施二五附[illegible]結束。爲使債務整[illegible]落起見。仍望將會[illegible]謀一結束者。現在[illegible]德恩氏。已急望在[illegible]日本人出發期以前[illegible]二五附加稅之即時實[illegible]字。以爲本人歸國之[illegible]但若於實施之期日[illegible]件。則結局會議或[illegible]具體的結果。即令照[illegible]主張。於暑期休息後[illegible]進行商議。俾將全部[illegible]而即時實施之條件[illegible]時同時決定。然而[illegible]贊同與否。尚有疑問[illegible]國此時。皆不肯將最[illegible]定態度。表示於外[illegible]此試探之中也云。

總商會選舉正副會長

△高金釗張崇午當選

京師總商會前晚九時開會選舉會董及重選正副會長。聞事前曾經接洽大多數意思。原擬舉王文典周作民爲正副會長。嗣以王周二氏。因本身職務太忙。無暇兼顧。力請另選相當人物。以免貽誤。並經致函該會。申述不能担任之苦衷。故前晚選[illegible]僅選王周二氏爲總[illegible]。至會長一席。則[illegible]會長高金釗担任。另[illegible]通經理張崇午爲副會[illegible]項選舉會值至昨早[illegible]會云。☆☆☆

英國破壞關會之內幕揭穿

△主張速行結束關會

英國政府對於關稅會議。表面始終表示贊助。實則主張僅議定二五附加稅即行閉會最力。我國政府。曾電令駐英使館。向英外部解[illegible]望贊助到底。俾關會[illegible]始全終。英外部初則[illegible]助。繼乃表明所以主[illegible]

結果之理由。係因中國內亂。不能繼續開會。至此而英政府不願關會成功之意完全揭開矣。茲將駐英使館陳維城代辦。昨致政府電錄其內容如次。鈞電奉悉。遵即向英外部方股長探詢究竟。據稱英政府對關會。始終竭力贊助。惟考察中國現狀。繼續會議。窒礙滋多。因與各國議及結束之事。俾免曠日持久。於中國反多不利等語。代辦再再詳陳中途結束。大背我國召集斯會之本旨。但其態度。甚爲冷靜。究應如何應付之處。仍請察核。妥籌辦法爲荷云云。

魯張接濟劉鎮華軍械

△寇英傑電請沿途保護

山東督辦張效坤。近准劉鎮華電請接濟軍械。已派員押運西上。劉日前電請寇英傑飭屬沿途保護。寇七日發出陽電。原文如次。（銜略）頃准西安劉雪帥魚電開。弟處承張效帥撥給步槍彈二十萬粒。砲彈二百顆。原定由津浦轉隴海西運。曾經電達。茲改由津浦京奉至豐台轉京漢至鄭州西運。除電呈吳大帥外。務希電飭沿途駐軍妥爲保護。俾早到陝。以濟急需等因。合行電達。即希查照飭屬一體保護爲要。寇英傑陽（七日）印

曹錕回籍掃墓

曹錕自前日抵保後即在光園下榻。連日與吳佩孚晤面。所有各事。業經商洽就緒。曹氏因故鄉墳墓。許久未能回籍祭掃。擬于今日由保遄返津沽。俟掃墓完畢即在津暫住。藉資休養。至將來是否仍須返京。抑再回保定居住。則尚未決定。

滬絲廠工潮解決

△廠主容納工人要求

十一日上午十時上海電。滬絲廠罷工解決。廠主容納工人要求減少工作時間。增加工資。目的全達。

國際理事會打架完場

△匈牙利總理受傷

日來弗十日電　此間國際聯盟理事會。本日舉行閉幕會議時。發生口角動武情事。本日會議席間發生各事之紀載。有如下述。（一）巴西代表佛蘭格發表宣言。謂九月後巴西國即不再充聯盟理事會之非永久會員。（二）佛蘭格旋又表示。謂該項行動可待善後委員會最後之解決。（三）西班牙代表發表宣言。謂該國不容納再被選爲聯盟理事會之非永久會員。（四）匈牙利共和黨秘書杜查斯忽擊匈牙利總理貝次林伯爵之面部。杜氏於擊貝氏後。即被逮捕。（五）理事會閉幕。又電云。匈牙利首相貝次林氏。正當在國際聯盟理事會會議時。適有一匈國男子闖門而入。以掌痛擊勃氏之面。並大呼曰。吾之爲此。乃代表匈國國民耳。此男子名杜查斯。獲得新聞記者入場劵入場。於被逮捕時。彼聲稱再願一侮辱此有罪之人云。

英議員質問是否對華借款

△外交副大臣答稱並無此事

倫敦十日電　本日衆議院。勞動黨特利威爾氏提出質問云。英國商會。是否有討論借款與吳佩孚之事。外務副大臣藍木森出席答復。政府並未接到漢口英國商會及其他英國商會。關於此事之報告。英國對華政策。乃係不干涉政策。英政府對於中國任何黨派。及任何軍閥領袖之並未有予以財政上。及其他援助。英國在華商行。決不致與此政策衝突。而擅有此種借款行爲也。又有人質問。英國政府是否與張作霖或其他在北京之領袖。因彼等代表事實上政府之理由。與其發生外交上之關係。藍氏亦謂毫無其事云。

楊如軒之新頭銜

△贛南邊防督辦

△孫傳芳所委

孫傳芳前委楊如軒兼領贛南邊防督辦。楊奉委後。業于上月二十三日就職。本日楊有電來京報告。原電如左。（銜略）竊奉江西鄧總司令轉奉孫聯帥魚電開。以楊如軒兼贛南邊防督辦。並奉發委狀暨關防一顆。文曰贛南邊防督辦關防各等因奉此。竊如軒謬領偏圻。深虞綆汲。輒膺邊寄。益懍冰戒。祇以海水羣飛。國家多故。匹夫有責。敢效馳驅。謹率戎行。用固疆圉。茲謹于（二十三）日在贛就職。成立督辦公署。並于即日啓用關防。除呈報暨分行外。謹此電聞。諸維亮察。所冀不遺在遠。時錫嘉言。俾有遵循。不勝感禱。贛南邊防督辦楊如軒叩冬（二日）印。

京奉車昨日加價

△每年可增五百萬

京奉路自昨日起。各貨車費均行增價。如京津間之客票費一二三等則增爲六、三元、四、二元二、一元、但頭等車再加以教育附加稅四角。特別快車費二元四角。則增爲九元一角。其往返北京北戴河間之頭等車費則爲三十元二角。二等爲十七元九角。運費約增百分之二十五。而行李之超過法定重量者。則增費百分之二十。該路局並不搭收軍用票云。又據路局當局之估算。因增費結果。每年可增收五百萬元。此項收入。即將用爲發展支線。修補路線。改良路政及償付路工之用。據稱該路並將實行養老金辦法。路工薪金。亦將稍事增加云。

中俄賠償委員會昨日開會

△俄委員答復貨物損失案

中俄會議賠償委員會。昨（十一日）下午三時開會。首由委員長王文典。向俄委員要求關於貨物損失案之書面答復。當由俄委員將答復書面交王氏。該答復書係用俄文繕成。照向例應用英文。請文各一份。故王氏當時即俄其再補送英文一份。以符手續。俄委員允俟下次開會時。即行補交。至答復書之內容如何。則因該委員會尚未譯出。故無從探詢云。

張英華令各縣知事籌餉

△冀於無可設法之中

△盡力籌畫趕緊解款

討賊聯軍籌餉督辦張英華近以各路軍隊。亟待分別開拔。動需鉅款。前曾分電保定大名兩道尹轉飭所屬各縣。籌解款項。但以地方凋敝。羅掘已窮。未能如望。張特於九日直接通電各縣知事。冀於無可設法之中。勉籌款項。原文如次。（銜略）本公所成立後。頻執事協力匡勷。籌畫軍糈。本督辦實深感佩。午節瞬屆。奉帥諭集款發餉。會電兩道尹分別催縣。趕速解款。情知地方凋敝。羅掘久窮。但帥節北來。各軍屬望孔殷。勢不得不籌措大宗俾資關放。務望勉爲其難於無可設法之中。盡力籌畫。趕緊批解。本督辦不勝翹盼之至。籌餉督辦佳（九日）印。

聯軍圍剿樊鍾秀部

△樊軍集中郟縣

△聯軍四面包圍

六日開封通信云。樊鍾秀自援蔣（世傑）失敗退守郟縣後。旋即攜帶重兵。去登封少林寺。意在不問時局。詎料行至中途。爲紅槍會所劫。因此樊復回郟。率衆兜剿。茲聞樊鍾秀已于五月二十四日。由登封乘汽車返郟縣。是晚八時進城。即在西街舊書院內總司令部。召集緊急軍事會議。討論對付聯軍策略。當決定將駐襄縣之建國軍第一路司令李萬林部。調赴寶豐。與駐該處之第四路司令趙天清會合。分兵四面防守。又令駐魯山縣之第三路司令趙振江。嚴密禦防南召縣之張治公。又令第一路司令李山林仍駐郟縣。查郟縣內面寬闊城池堅固。較信陽尤有過之。明清之季。官廟最盛。沿街碑石牌坊。共有七十二座。可謂壯觀。現經樊氏在該處設立無線電台二座。第一通信所在寨市迤東路北高宅。第二通信所在三官廟。寶豐一帶。互通消息。○二十三日下午。樊氏仍至寶豐郟縣之兵工廠。亦于二十五日停止工作。此即去歲由鞏縣移至文廟之一部份。其所有野砲七門。迫擊砲百餘具。鋼砲地雷炸彈等件。多出造于此。當日將全部機器。遷至寶豐縣北之老婆寨（山名）此寨西南臨水。高聳無極。南北二面。險峻異常。只東面有一小道。可達山頂。路經崎嶇。當在瑞城抱犢崮之上。樊氏所部之軍官團。學兵營。亦于五月二十九遷此。先一日樊氏由登封道郟。特于上午十一時在城內大坑（地名）召集軍官訓話。分立四面。東面爲軍官。西面爲軍佐。北面爲學兵。南面爲目兵。略謂吳佩孚派來的參謀。已被扣留。（聞已釋）張作霖的信使勸我投降。亦經收押。又謂我在陝西的時候。共患亂的僅三十二人。雖各有槍。而十一支無用。尚且圖存。又前年由廣東八月十六日起程。臘月初四日到信陽。軍隊不上六百。猶能轉戰數千餘里。言下對吳十分攻擊。惟多鼓勵軍士之詞。又云。有不怕死的。可以隨我一路。成功之後。自當重賞。有怕死的。可以各自回去。待我成功之後。可以再來。亦當優待云云。幼年學兵聞此。散者不少。樊演說畢。時已下午三點。遂乘汽車至寶豐。傳令拉集牛車騾車一千三百餘輛。時值農忙之際。人民所受痛苦。不堪言狀。而一切軍需。無不取給地方。軍眷相繼出城。皆滿載以去。人民紛紛逃避。但禁攜帶行囊。其混亂之狀。已可想見。刻下河南陸軍第二師。閻日仁部張群團。已由許昌開至鄢橋。將取道王洛子鎮及塚頭鎮。向郟縣進攻。聯軍方面。亦由臨潁進佔襄縣。向寶豐攻擊。預測頭道火線。當在郟縣。樊氏如無援助。勢必敗退陝西。或入老婆寨。恢復舊業云。

德國會批准俄德條約

△爭執數年始告成功

柏林十日電　德國國會本日全體批准俄德條約。此次條約爭執數年之久。遲至今日始告成功。該約一般德人認爲與將來加入國際聯盟會後之義務有礙。若以蘇俄處於聯盟會外之地位而言。又爲極關重要之事。主張締造俄德條約者。則務該條約內容絕無與目前或將來之任何義務有所衝突云。

美國將修理白宮

△顧總統暫移居旅館

華盛頓十日電　白宮屋頂。將即修葺。顧理治總統。及其家庭。勢須暫時移居旅館。據近時調查。白宮屋頂。年久失修。漸就頹敗。夏季如不大事修理。冬令風雪到來。似將發生重大危險。顧理治前欲暫行節儉。認白宮之修理。並非重要。是以擱置。近因十分危險。不能再緩。顧遂允如所請云。

魯督長催各縣解款

△業已逾限尚有㩒報未解者

山東督辦張宗昌。代理省長林憲祖。前曾通令各縣。限解本年丁漕及其他雜稅等捐。茲因業已逾限。尚有㩒報未解者多處。特於十日再發通電嚴催。原文如次。（銜略）查各縣應解本年丁漕糧稅。臨時增捐。河工及李黃堵口等捐。以及國庫善後公債票款。前經嚴電飭催。限於六月十日以前。歸數批解省庫在案。現在限已屆滿。㩒報未解者。尚有多處。轉瞬端節即屆。需款尤鉅。合再通電嚴催。仰該知事立即遵照。將應解前項丁漕附捐。及公債籌款於端節前將款掃解省庫兌收。如再遲延。定即從嚴撤懲不貸。山東保安總司令張。代理省長林灰（十日）印。

追擊黔軍中之川局

△袁祖銘已退綦江

△戰後局面又不好……失敗之原因……漢吳之運用

三十日重慶通信云。袁祖銘此次在川。被川軍擊敗之後。全部殘軍。尚保有槍七千餘枝。損失共約五千餘枝。兵士傷亡散失者。約四團之衆。所失槍枝。半爲川人所得。半爲民團所得。袁祖銘本人現退駐綦江。日前派代表吳厚安。楊贊濬二人來渝。謁見川軍總指揮王陵基。請求不必追擊。黔軍決退出川境。王限以五日內全數離川。否則繼續用武力驅逐。現袁部向酉陽秀山兩縣地界退去。準備退入湘西。已有一小部分前鋒隊伍。侵入湘境。至袁此次入湘。究係與唐生智聯合。抑係與葉開鑫聯合。事前既無明白表示。而袁在粵在漢。均有代表。據漢口傳來電訊。吳佩孚聞袁入湘。態度不明。極爲注意。因此次楊森軍隊加入攻袁軍。袁因恨楊。遂以及吳。吳知此中線索。故對袁遂生戒心。至袁此次敗後。何以不回黔。偏欲入湘。聞其原因。則以彭漢章與周西成事前議定。若袁在川失敗。則彼二人（指周彭）由周自任督辦。彭自任省長。保持貴州。拒袁回黔。此事現成事實。故袁祇得往湘西退走。至彭漢章本屬川人。何以能與周西成養成拒袁之勢力。則又因袁部之師長王天培者。頗爲袁所忌。當袁入川時。則深恐王獨處黔中。一旦勢力養厚。反戈抗己。故陰謀所以抵制王之術。乃令王隨己駐紮川省。而以一部屬中之川人彭漢章任軍務幫辦。駐紮貴陽。以周西成任省長。以彭係外省人。在黔難養成大力。周則無大能爲。一面對於王天培之軍械。又不十分添給。而於其最所親近之何厚光一師。對於槍枝子彈。則厚加給補。王遂頗不自安。而周彭兩人。遂乘此時會。各人增厚其勢力。故此次遂有拒袁之舉。袁之實力。在川亦頗不弱。何以自開戰至失敗。尚不滿十日。大戰又僅江北一次。而遂一蹶至於如此。其原因亦有數點。第一屬於黔軍內部者。王天培對於黔軍在川。素主保守。以爲每月全部黔軍在川。一切收入之款。合計有百餘萬之多。不宜再進取而激川人之怒。何厚光則力主進取。其計劃爲聯合鄧錫侯楊森先倒王陵基。張邦本。次倒劉文輝劉湘。俟以上諸部均倒之後。然後再倒楊森。袁頗採納何之計劃。然事機不密。爲川軍偵知。故劉湘與楊森兩部。首先聯合。以先發制人之戰略。不待黔軍來攻。而先攻之。當黔軍受攻擊之時。數次急遣人請鄧錫侯出兵相助。但此次戰事。因川人不分軍民。均同恨黔軍在川之橫暴。而又累累勾結川軍閥中之乙派以打甲派。鄧因懾于川人一致之清議。故雖與袁有攻守同盟之約。而此次則不敢輕動。同時鄧與楊森伴聯。楊亦與鄧伴聯。結果則僅黔軍一支。支持川軍數支。第二袁在川素惡恨川省民團。因從前曾受民團之氣。王陵基在川以提倡民團著稱。袁王兩人。情感最惡。故袁對民團防禦之心亦深。此次川軍與黔軍作戰時。凡在長壽巴縣江北等三縣民團。無不各在其境內要地。武裝戒備。黔軍稍有擾害地方之處。民團則對之猛施攻擊。因之川軍得便利之處甚多。而黔軍則受妨害之處甚多。當黔軍由長壽敗至江北時。又擒殺一團總及其全家老小。於是激動民團大怒。故民團遂正式加以攻擊。黔軍遂大失利。何厚光親身督戰。身受二傷。第三敗退重慶南岸之後。王天培等遂言此次事變。全由何厚光一人惹出。非重治何之罪不可。否則不作戰。內部意見既起。更無法再戰。以上爲其失敗之因。刻下黔軍退走經過各地。民團監視極嚴。揚言若發生絲毫騷擾情事。立予痛剿。因此黔軍退時。不敢搶劫焚殺。目下重慶與江北治安。由劉湘委王陵基爲衛戍總司令。在重慶之川將領。又派人到萬縣迎楊森到重慶。目下川省情形。聞吳佩孚已命鄧錫侯爲督辦。田頌堯爲會辦。楊森爲省長。對於此次戰勝之劉湘劉文輝等各部。不但無賞權。且取消其舊有軍民兩長職權。劉文輝與劉湘所編心輝之邊防軍兵力。共有槍七萬枝。在川省實力最厚。日前已派邊防軍李劍鳴率三旅追擊黔軍。而楊森亦派魏楷等一師二旅追擊。就最近情形觀察。恐最遲在對黔軍問題結束之後。川軍內部又將有新問題發生云。

魯督長通令各縣

△解釋公債搭解軍票辦法

山東督辦張宗昌。代理省長林憲祖。昨（十日）爲各縣知事公債搭解軍票辦法。往來電請示。特發蒸電解釋。原文如次。（銜略）據臨淄縣知事電稱。奉發公債搭解軍票三成。命告是否張貼。解款是否按照元電辦理。再解款究竟應解何處。請示遵辦等情。除電復外。查此次公債搭解山東軍票三成一案。原係保全信用。體恤商民起見。應將所發布告。迅速張貼。以便商民踴躍認購。而公債解款時。仍應與元電征收糧稅辦法。須造具搭收軍票花名清冊。連同債款。一律繳庫。以備將來派員抽查。至解款地點。業據公債局呈准。仿照財政廳征收錢糧成案。所有募起款項。應由各縣直接解交山東省銀行金庫核收。一面將批文呈送公債局查核批發。以符定章。除通電各道縣並分令外。仰即遵照辦理。勿違干咎等情。除分別電令外。仰即遵照。勿違干咎。

寇英傑通電剿匪

寇英傑據內黃知事電稱。著匪韓克明等竄逃安境各鄉村。與股匪劉德和等集杆擾民。因於三日通飭所屬各軍。馳往會剿。原文如下。（銜略）頃據內黃李知事各電稱。內湯交界。著匪韓克明等杆。經該兩縣警團協同駐彰毅軍顧團痛擊後。壽向安境分竄。現與安境股匪劉德和等。集杆盤踞安境和仁伏思高利等村。務懇電飭顧團駐防湯境任固集。以便搜勦。並乞飛電米旅長撥砲進擊等情。據此。除復電照准外。仰即遵照。並迅派隊馳往會勦。以[illegible]。而靖地方爲要。督理河南軍務寇江（三日）酉印。

閻錫山之勵師詞

△維護主權…努力奮鬥

太原電訊。謂閻督（錫山）當大同方面最先開戰時。曾對部下發表一訓詞。勉以自決。勿爲他人佔有。晉軍士氣始終不懈。即此與身家有關之訓詞所致。最近因戰事緊急。閻氏特於本月六日再下訓師詞。大意謂吾軍今日最注意者。宜維持晉人主權。使落西北軍之手。吾晉將無噍類。現在友軍已入晉助戰。軍事解決。即在目前。願我軍誓死奮鬥。努力維護主權云云。一方並任張培梅爲第一路總司令。孔繁蔚爲第二路總司令。商震爲第三路總司令。担任防務。張培梅在雁門關對面之代城古城築置堅固戰線。防止西北軍云。

奉當局擴充海軍

△並計畫改造商艦爲運輸艦

奉天對於海防已編練東北艦隊。業誌前報。茲續據瀋陽電訊。奉方當局近擬將營口舊練軍營及漁業保護局警察及水上警察等。均改編爲海軍正式軍隊。其編練法係按團制。刻正在籌商中。本月內即可實行。此外並計畫將大號商艦。改造爲軍事運輸艦云。

青鹽輸出又起交涉

△芳澤向外部提出質問

青島鹽斤。輸往日本一案。在段政府時代。經鹽務署過之瀚。與日本方面。商定辦法。業已完全解決。惟依照定章。鹽務署應將輸出一切必經之手續。辦理完備。一方並須以正式公文。通知稽核所及青島運副。則輸出之時。方無障礙。詎過氏昧于則例。所有法定手續。概付缺如。致交涉解決。已逾數月之久。而鹽斤始終未能起運。日本方面。遂以鹽署怠于職務爲不當。並謂因此頗受重大之損失。現已由駐京芳澤公使。照會外交部。提出嚴重質問。並要求按照實際損失之數。迅予賠償云云

法權委員參觀青島滿意

△張督辦來電報告

各國法權委員團九日行抵青島。調查各級法院。頗表滿意。已於前（十日）日午刻離青。乘原船轉赴大連。折往奉天。山東督辦張效坤。昨（十一日）有蒸（十日）電到京。報告。原文如次。外交部司法部並轉王委員長鈞鑒。案據膠澳商埠局總辦趙琪江（三日）電稱。法權委員團。昨日抵青。今早陪同參觀審檢兩廳。並李村分廳及監獄等處囚犯工作。設備周密。各委員均極滿意。午十二點已乘原船赴大連轉奉天。除逕電奉天交涉員外。特此電陳等情。相應電請查照。張宗昌蒸（十日）印

大名道尹將屬周召南

吳佩孚抵保後。對地方行政。極爲注意。現擬委派周召南爲大名道屬道尹。藉以整飭一切。此項任令。大約日內即可發表云云。

秘魯限制華僑入境案

△待施肇基到秘辦理交涉

秘魯國政府限制華僑入境一案。前經駐秘史照明代辦電請設法交涉。政府當令駐美施肇基公使。速赴兼秘魯使任。以便辦理此項交涉。施氏現已定期前往政府乃于昨日函復史代辦。謂施公使已行赴任。限制華僑入境章程。應俟施使到秘後。再行商辦。仰即查照云云。

農部僱員發薪

△以礦稅抵借一萬元

△其餘尚在籌措中

京內各機關因受時局影響。負責無人。職員薪水。已久不發放。時屆節關情形尤覺窘迫萬狀。農商部自郭文豈就職後。一班部員。均異常喜悅。而盼望發薪之心。因亦更爲急切。楊氏鑒于部內職員之清苦。節關已至。尚未就職。只好權爲設法。俾得稍資點綴。聞已向農商銀行籌借一萬元。以福中公司礦稅作抵。先發放辦事員錄事等。薪水一個月其科員以上各職員薪水。則以數目較多。一時尚未籌得的款。惟楊之意思。亦擬儘日內設法籌出。俾得于節前可以發放云。

蔣朱結合之內幕

香港十日電　蔣介石密與朱培德結合。派遣異系軍隊援湘。將滇軍調集省垣及江門等處。以李部第五軍開赴欽廉填防。援湘軍幾破隱秘。遂藉口軍實未充。觀望形勢。福軍亦無關援確助。蔣約李福林赴黃埔學校會議。李亦不行

文苑

西苑雜詩　仲雲

春來春去送王孫。二十六宮[illegible]閉門。遠水愁低芳草色。上林[illegible]落曉烟痕。

風前草樹皆浮水。雨後山嵐半入湖。猶是龍舟巡幸地。秋痕着意綠菰蒲。

綠水搖空長白蓮。橫汾那復見樓船。昆明湖接西山寺。時有疏鐘出晚天。

舊苑春陰鎖翠微。妝臺花夢依稀。天風吹落凌波步。夜月明白鷺飛。

雜花落盡水迢迢。金碧宮城白石橋。夏木陰濃綠雲重。生愁雁折玉虹腰。

龍池雨漲碧潺潺。白石清泉宛在山。山澗柳陰腸九轉。浮花也自到人間。

國門西去萬山青。山上離宮應列星。勤政殿空秋草閉。猶疑仙仗在郊坰。

辭漢銅仙淚不收。烏號弓在鼎湖秋。燕京夜上金銀氣。豈獨南朝有虎丘。

蓬壺歲月竟崢嶸。玉殿流塵暗裏生。座右屏風書無逸。小方印識侍臣名。

湖中蘆葦靜煙霏。過雨青青沒釣磯。誰問蓬萊幾清淺。兩三野鴨日翻飛。

湖東一角閣仙扃。萬善殿前雲樹青。鷗鷺無心還泛泛。朝來三市水心亭。

上下空明合碧堆。無邊秋水浸樓臺。三潭疑見西湖月。鏡裏人來大倒開。

筆記

輯餘隨筆　衡

△軍食　陶璜爲九眞守。立郡築城。于土穴中。得一物。白色形如蠶蛹。無頭。長十數丈。大十圍。蠕蠕能動。割其肉如豬筋。以爲食。甚香美。璜自食之。於是三軍皆食。

△糟豬　昔朱燦好食人肉。其使見燦。燦歎以酒。使醉。戲問燦曰。聞將軍喜食人肉。有諸。燦曰有。使曰。如醉人之肉。則其味爲何如。燦曰。糟豬耳。現在上海人駡人。每以糟豬爲口頭禪。而駡者不知其所自出。實則古人已先我有之矣。

△東西　公羊傳曰。君若贅旒然。何休注云。以旒譬者。言爲下所執持東西也。按呼物爲東西。此爲最古。

△葉子　古書皆卷軸。至唐改爲頁子。即葉子。即今書冊也。而題仍書爲第幾卷。古法之不易廢如此。

△龍華　滬西龍華寺。相傳爲三國時。東吳西竺沙門康僧會精修祈得五色舍利。吳大帝命建塔以表之。時赤烏十年也。聞嘗考之史冊。上海在三國時尚是沙灘一片。（更有謂上海在唐以前尚未成陸地者。見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）安得有建塔之事。再證之高僧傳。康僧會傳。此說尤不足憑。康僧會傳曰。會以赤烏十年初達建業。營立茅次。設象行道。時吳國以初見沙門。覩形未及其道。疑爲矯異。有司奏權。權因召會詰問。有何靈驗。會獲舍利呈權。權大嗟服。即爲建塔。以始有佛寺。故號建初寺。因名其地爲佛陀里。審是則吳大帝所建之塔。在金陵而不在歇浦。而龍華寺之非吳時所建更顯著矣。龍華之命名。蓋龍花也。上苑珠林。彌勒成佛時。於龍華樹下坐。華枝如龍頭故名。以龍華名寺者。首爲山東青州。俞曲園茶香室叢鈔。水經泗水篇云。泗水西有龍華寺。是沙門釋法顯。遠出西域。浮海東還。持龍華圖。首創此制。法流中夏。自法顯始也。然則華夏之有龍華圖。既起自法顯。則上海龍華寺之建於東吳以後必矣。世又以龍華寺。曾一毀於黃巢之亂。不知何據。史載王仙芝擾亂浙西。而不及巢。浙西於唐時爲嘉湖等處。果否波及上海。則非予之所知矣。

談叢

判官　空空

粵省新會全利墟有洪聖廟。於迎神入廟之日。忽遭火患。遭火葬者。計以萬數。而於未遭火之前。鄰村有一奇聞。殊足以資談助。先是洪聖廟之先。前村某姓家有二子。長者面黧黑。及長不喜蓬髮。父母亦不強之。而某常在燈下翻閱簿籍。長夜不眠。初則人猶未之知。迨洪聖神入廟之期已近。某更如經紀家之討賬然。非常忙碌。竟有數夜不眠者。其母微覺。深夜往窺。適見某於枕下出一簿。檢查不已。無何至一頁。雙眉緊鎖。作長嘆聲。其母以家無經營事。何來此賬簿。心大疑。乃於日中乘其出。潛入房中於枕下覓得之。則其中空空。固一曳白之簿也。懷而詰之。某但云。洪聖進廟。願吾母禁吾弟勿往乃可。母欲再問。某曰。謹紀之。毋煩多問也。母似信似疑。遂於是日以酒醉某弟。鎖弟於房中。詎其弟年輕好動。且知是日爲極熱鬧之日。焉肯輕輕放過。乘人不備。遂破窗去。及火耗傳來。某狂躍歸家。破門尋弟。人跡杳然。不禁頓足曰。休矣。吾弟其死乎。家人以其有神經病也。竊笑之。晚間某果於火中負弟尸歸。衆頗詫異。聞是役背其言者無倖免。至後二日。某乃告母曰。兒實陰曹判官也。日來洩露天機。本擬救弟死。奈數不可逃。弟卒未能免禍。然兒因此獲罪。促陽壽十年。三日後兒必死。惟兒死後。乞母勿薙兒髮。加着判官衣服。葬諸鄰山可也。及期某果無病而死。聞者懍然。此則陰世之說不虛矣。

誌異

鬼湍白　寄涯

杭辛齋先生生前言鬼事至夥。無如鬼湍白之奇而且趣。據云。京中協資廟某印書局有排鉛字先生張乙。南方人。工作之暇。徜徉於大柵欄間。遊目騁懷。以解旅愁。一日行近文華首飾店。遇一麗者婀娜其來。修髮盛鬢。嬌冶動人。注目視之。女亦回波流盼。大似有情。乙大惑。以爲是殆上海所謂湍白乎。追隨不少舍。至李鐵拐斜街。天已昏黑。女倏於街側小語曰。君倘有意。可偕返家園。距此不遠。乙聞之如奉丹詔。欣喜欲狂。唯唯而已。不知所對。尾抵其家。見華屋高聳。悄懼不敢遽入。女引之從側門。扶墻摸壁。以達妝閣。幸無知者。閨中陳設甚都。錦衾繡茵。類皆生平所未見。幾疑洞天福地。仙子臨凡。玉軟香温。樂自無極。迨倦極而寢。靚然忘曉。一聲鷄報。春夢驚回。張目視之。衾茵安在。乃裸臥於梁家園。體操場之柳樹下。以己之衣爲枕藉而已。急起着之。倉皇而遁。巡警疑其狀。嚴詰之。以遇鬼告。遂送之回局。從此心有所懾。不敢單身出門。未數日。忽有人力車夫叩門索錢。謂曾御麗者至。局中人咸斥其妄。車夫歷舉如何衣飾以爲證。爭持良久。喧傳邏遞。纔見張乙忽爾然笑。喃語。精神頓改常態。始知事有由來。後由舖掌送歸其家。怪乃絕矣。

諧藪

滑稽詩話　吳郎

復辟之後。有人以時事詠之。亦頗滑稽可誦。其詩云。克強一死「指黃興」復何言。維捕藍公「指藍天蔚」合更嚴。五色可憐今去二。祇餘三色炫中原。無端復辟事離奇。帝孽紛紛任所之。大出風頭君莫怪。謠傳二次拚龍旗。萬千窩舖白東西。「指民六天津大水」露宿風餐太不齊。一自黎侯悲失國。滔滔洪水困遺黎。古來難。何幸今朝作好官。上將頭銜動一位。尊榮還是督軍團。浩劫茫茫莫問天。腥風血雨嘆年年。中原寸土無乾淨。縱有洪流可洗滌。慷慨悲歌。不失燕趙之風。

短篇小說

巾幗知己（七）　張表父

豔文聞其談吐。知非尋常女子。姑與之語。藉慰寂寥。始悉亦赴蜀者。與餐英同鄉。居相鄰也。則爲言與餐英兩人相與之誼。今將哭諸墓。自是削髮爲僧。不復問人世事矣。女子亦爲之欷歔不已。但曰。英姊所期於君者大矣。英姊死。而君救世之志。不與之俱死。他日君功成名立。英姊在地下。亦與有榮。其靈爽可隨君以不死也。若遽以其死灰意前程。豈英姊之望哉。如不棄。願以侍君。共竟夙志。以慰英姊。豔文聞此正大議論。爲之怦然心動。曰。何女士之似我餐英也。非特貌也。言亦似之。我見女士。如見餐英耳。語至此。又復思餐英。潸潸淚下。嗚咽續言曰。雖然。吾見女士。徒益吾悲也。蓋吾見女士。益思餐英也。辱愛滋愧。但冀導吾至餐英墓。一訴衷曲。斯已啣結不忘。若成眷屬。請俟他生。吾心非石。不可轉也。女子始無言。既至蜀。下榻女子之家。室中書畫滿壁。盡名人名手筆。女子請評隲。則曰。若有餐英字。余必奪之去矣。餘不足當余意也。（未完）

有鰥夫續娶再醮婦者。有人擬詞名成詩一律嘲之云。雙棲燕譜初新。灼灼花嬌點絳唇。香玉溫初有附。紅羅默暖合歡。換巢鸞鳳瑤台月。拜帶芙蓉錦帳春。調相思引芳與。兩同心莫話前因。語雅而意謔。猝讀之殆不能領略其妙也。

瀛談

蘇島之小國　王

蘇島邦嘉闌蘇蘇與邦嘉闌不丹之間。有小國焉。因地處偏僻。交通困難。故外間鮮有知之者。查此地人民之生活。與他處迥異。由日里往小王國。必取道於不老灣。從此乘瀛船。向右岸行駛。約半點之久。至有小河處。改乘淺水木船。沿河而入。其河底甚淺。行數小時。抵一處。見河岸建有堤者。即小國也。小國有蘇丹王。據歷史家言。該地昔日爲荒土。後有完脫闌人移居於此。爪哇人隨之。人數已多。遂儼然成一部落。迄至近日。小國內已有完脫闌人五百名。爪哇人一百名。其地之面積不過二十荷畝。國內多道路。其面積占全境十分之一。該地居民多種稻。每年產穀約二千餘担。足供居民之糧食。其田多窪地。故河邊須築堤。否則海水冲入。禾苗將浸死。居民除業農外。尚有各項粗淺工作。生活裕如。亦樂士也。

閨話

鬢花零話　LL女士

女子天性。最是愛美。所以對於妝飾一道。總想時換花樣。造成現在的一時風尚。細細談起來。實在很有趣味。去年女子頭的妝飾。差不多一般長裙委地。女郎梳着光油油的髻兒。一個個都是鬢邊斜插一枝花。如花似玉的面龐兒。襯上一朵嬌艷欲滴的花朵。格外顯得嫵媚。最初風行的是一朵。後來又變兩朵。兩朵之後。又變成一簇小花。並且那在花朵旁邊襯上幾羽的孔雀毛。格外顯得別緻。這種花朵。大半都是絹做的。一種是北京做的宮花。一種是日本人做的布花。差不多各種顏色都有。因爲做得巧妙。所以十分像眞。不過這種人造花。只是有色無香。而且婦女梳頭的時候。因爲要求光潤。便少不了要用香油。絹花沾了油顏色。也容易發般。所以有時一朵花。帶不上了幾次。便覺得顏色不鮮明了。（未完）

珍聞

普陀香客（續）　北平

普陀分法雨。普濟。慧濟三大叢林。方丈三年一任。向例香汛後。即須更替。惟法雨寺（即後寺）方丈達圓長老。資望最孚。已蟬聯五年。普濟寺（即前寺）方丈則於前日（十四）更換。新任者爲廣通和尚。係鶴鳴庵老當家。現在櫧樹嶼龍和庵爲住持。尚未回普云。叢林除方丈外。以知衆主權爲最大。其職務則司法行政。兼而屬之。故人選問題。極爲嚴格。非經八十餘家房頭（即大小庵堂）之公認不可。今年新任者爲了强法師。接任日。例有公布。程式如下。「奉和尚命。請强堂主爲西堂兼知衆」錄此。可見和尚文字之一斑矣。該山出納之鉅。有足令人驚駭者。祇後寺一家。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至今年三月十四日止。收入一萬九千餘金。支出則爲二萬三千餘金。又後寺之天皇殿。現方從事重修。建築之宏偉。冠爲東南各大叢林所罕有。其屋頂黃琉璃瓦。向江西定造。每方須二元有奇。孫傳芳夫人。於前日（十五）卯山進香。先期縣署各官佐約二百餘人。均登山伺候。爲便於奔走起見。故皆住於前寺。因之前寺之臥榻被舖等。供不應求。乃求助於後寺。是時適旅行團及滬粵香客麇集後寺。幾乎大鬧被舖荒矣。一笑。孫夫人進香既畢。例給香金祇十元。茶役詫爲異事。聞同時有前江蘇省長某氏之夫人。亦在該山進香。茶役各得一百五十金云。

雜記

言語　雅齋

言語不同。繫乎水土。亦由習俗。如齊之邱蓋。楚之夥頤。固是方言。若前人詩中之遮莫底事盡教那得。詞中之抵多少。破不剌兀的不也麼哥。或爲發語。或爲語助。皆然也。中州之音爲正。而謂作何曰抓。江漢善操土風。而無有曰毛。蘇東坡以毳飯答人皛飯。終歸終無有是也。又謂之曰冒。余在黃州。肩輿打杵在前者曰升。在後者曰冒。眞堪大噱。俚語習以爲常。似亦有所本。曰滑稽係轉注之物。沒乾無潤及之如取他人。鄉言則曰乾出身兒。義意皆合。金元之什古乃痟人也。鄉言則曰吃古。哀沽臘虎赤色也。鄉言則曰花臉虎。吾圖撒台里。大影子也。鄉言則曰胡圖撒。小有異同。大抵字音以仄爲平者多。若一七八十黑白吃席之類。雖京師亦習爲平聲。至如以昨爲糟鐃反。帽爲毛高反。以今爲根金反。怎爲雜假反。則惟吾鄉爲然。村塾教讀則又以入爲平者多。即如論語第一篇中。若省章之曰學習及四不字。道千乘章之節字。弟子章之三則字。賢賢章之竭字。近信章之辱字失字。君子章之食字。貧而章之切磋字皆是。以犯上之犯爲去聲。以遠恥辱之遠爲上聲。以道生之道與道千乘之道。孝弟與弟子之弟。同讀爲去聲。皆非也。其下可以類推。敎者學者相習不察。故六十年前試場。詩中以平仄之誤被黜者甚多。今雖稍勝於前而未能盡曉也。沈約定四聲。周捨曉以天子聖哲四聲。即不能甚分析於平仄。豈可不講乎。昔趙鹿泉先生提學直隸。閱某縣試卷詩中。有大雅自不羣之句。先生既抹之。批云。也不怕人家笑話。愧勵之意。見於言外。

車站紀事

△東出　△東來　△西出　△西來

天氣預報　農商部觀測所

六月十二日　天氣變動